

出汗

◇朱卫东



今年38岁的县林业局郭局长官运亨通,是全县闻名的会来事的能人,不仅提拔顺利,而且家庭经营得也是风生水起,光是县城内好地段的门面房就有好几处,豪华别墅、进口小汽车样样俱全。人们经常议论:看人家这工作干得多有意思!

植树节又要到了,郭局长积极组织植树活动,事无巨细,就连全县树苗采购

的事都是亲力亲为,从数量到价格一竿子插到底,他办公室都成了苗木洽谈室了,甚至晚上在家里还要加班办公。经过近半个月的忙碌,全县用的树苗终于货到款清。

为了营造全民植树氛围,郭局长带领林业局班子筹备了县领导干部植树活动,电视台和各媒体记者实时报道。

植树现场红旗招展,场面非凡,领导们植树身先士卒,郭局长自然更是以身示范。这时,县纪委刘书记栽好一颗树苗后,直起腰,看着正往树坑里铲土的郭局长,说:“郭局长,我听说今年植树工程量比往年都大,咱们一定要把树苗的质量关和价格关把好,要让国家的投资发挥最大效能。”

郭局长立马走近两步,给刘书记递上了根软“中华”,并双手挡着风点上:

“请刘书记放心,这些工作我都是亲自把关,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又凑近了半步,贴着刘书记耳朵说道:“回头我去领导家里详细汇报。”

刘书记稍微顿了顿并退后一步,说:“不用了,我还是派纪检组去帮你把把关,一步到位,也好把你的工作成绩体现出来。”

郭局长脸一怔,还要说什么,见刘书记已转身栽树去了,便愣愣地站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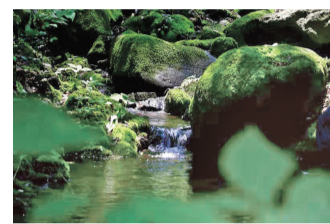
办公室王主任抱着一捆树苗走过来,看着脸色苍白的郭局长,关心地说:“局长累了吧,看你脸上全是汗珠子,要不去车上休息休息吧?”

郭局长没有理会他,自言自语道:“休息,休息,我要休息了。”

·诗笺·

心中的陈村峪

◇马振山



印象中的陈村峪
只有丘陵与沟壑
峰峦起伏
乱云飞
松涛葱郁
古木秀
这一天
春夏之交
万木黛色
我来了
来到这
奔流数百里
中条第一水
涑水之源头
穿过茂密的树林
空气潮湿的
有泥土的香
丝丝凉意
沁人心脾
草坪如毡
绿草如茵
夹杂着碎碎的小花
红的,黄的
粉的,白的
星星点点
姹紫嫣红
我想张开双臂
深深的呼吸
心底涌起一阵骚动
想把对自由的渴望
无限循环
无限放大

星移斗转
四季景换
云盘奇石
山峦纵横
这一刻
我心中的陈村峪
青山掩绿荫
碧水映蓝天
山风穿林吼
清泉石上流
峰蝶花海语
百鸟鸣啾啾
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深山竟有一片草甸
任凭美女布满四周
舞动青春一展歌喉
你却却不紧不慢
还能安然无恙
你欣赏花的旖旎
花欣赏你的高贵
梦中的陈村峪
美在山和水
希望再见时
你依然优雅
你依然美丽

一件蓝衬衫

◇金峰

我用了多年的皮箱底,有件蓝衬衫静静地躺在那里。关于这件衬衫的故事,如果在以前,我是羞于启齿的。而今,差一点成为这件蓝衬衫主人的人,因突发疾病去世。斯人已去,当我再一次看着这件衬衫,感受更多的却是怀念与感动。

蓝衬衫是我入伍第一年花了150元买的,当时相当于我三个月的津贴收入,可我巨资买它并不是自己穿,而是让它承担一个并不光彩的使命——送礼。

那是新兵二期训练即将结束,下连分兵之际。自己是卫校毕业的,按照入伍前的设想,是到医院做一名卫生员。然而,进入部队我才明白,要去哪里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是要服从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分配”这句我常在电视剧中听到的话,真真切切用到了我的身上,这对于我这个刚过十八岁的农村娃来说,显得是那么高大上。我忐忑不安,感觉起初的打算将要付诸东流,几位老兵打趣地调侃我:“新兵蛋子,安心连队吧,卫生队哪是你想去就能去的?”话虽糙,但理不糙,部队就是大砖场,个人就是一块砖,往哪里搬得看组织需要,然而我还是想去卫生队。班长告诉我:“你得去见见卫生队长。”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可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去见。这位年龄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当一年兵的班长,用他仅比我多一年的经验,煞有其事地教育了我一通。于是,这件蓝衬衫便担负起了决定我能否到卫生队的重任。

卫生队黄队长是我们这批新兵的接兵干部,他头发略微有些自来卷,圆圆的脸庞,厚厚眼镜片后,不大的眼睛透着严



肃,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刻板。家访的时候,他问我:“东北很冷,你愿意去吗?”我坚定地说:“我要去,只要能当兵,我不怕冷!”几十分钟的家访,我在心底把黄队长当成了部队可以依赖的人。而现在,我却要给他送礼。

我提着那件蓝衬衫,倒了两路公交车到了卫生队,一路上我曾有好几次想中途下车回去,怕送礼被拒,又怕送了白送。我甚至想,算了吧,在哪儿都是当兵,送礼这事自己为难,对方也会为难。激烈斗争中,车已到了站。在医院门口,我左来回回踱了二十几趟,才最终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我紧贴着墙根站在楼道里,窘迫但笔直地站着,手心里攥出了水。我又一次后悔做这件事情,我希望黄队长不在,我想找一个说服自己回去的理由,马上逃离这里。“咦,你怎么在这里?哪里不舒服吗?”是黄队长,我忽然感觉嗓子一阵发粗,他是在陌生的驻地我认识时间最久的人,我仿佛看到了亲人,慌忙敬了个军礼,窘迫地叫了声:“首长好!”他把我领到办公室,我撇了他一眼,又习惯性低下头,我想说,黄队长,见到你可亲了。可我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他还是那般不苟言笑,询问了我的训练情况,问我是不是

有事。我小声说出了想下连到卫生队的事。他告诉我,卫生队战士满编,暂时不会调新兵过来,并嘱咐我要安心工作,服从分配,不要胡思乱想。他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我满心失望,可心又不甘,鼓足勇气浑身颤抖着,把装有衬衫的袋子递了过去,嘴唇哆嗦着说道:“首长,在这我也不认识别人,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你,这个表示我的一点心意……”我喉头发紧,声音发梗,不知如何说完那些话,仿佛没有说话,又好像听着别人说的这段话。办公室静得能听到我的心跳,我希望他能收下,又怕他收下,卖炭翁的心理让我站在那儿无比难受。黄队长怔了几秒钟,看着我,笑了笑,把衬衫放到了一边。他说:“东西先放着,你不要多想,要安心工作。”我心里长长舒了口气,他收下了,心里却又有了一丝失落,在我心目中,觉得他不像收礼的人,但礼终究送了,我也就踏实了。

几天后下连分配中,我并未如愿分到卫生队。我心想,肯定是礼太轻了!但事已至此,我也死了心,不再想送礼的事,不再想去卫生队的事,也不愿给任何人提及这件事。然而,就在我已经基本忘却调动的事情时,调令却来了,我不知道是那件蓝衬衫的功劳,还是组织的安排。报到第一天,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把那件蓝衬衫递给我,让我换成自己的号。我低着头,后退了一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态度更加坚决,命令我收下,说:“好好干工作!”

而今,物虽在人已非,黄队长的那句“好好干工作”却言犹在耳……